

靈堂上的女主角

詹紹慧

昭武：妳生前凡事低調，哪能料到由不得妳出意見的追悼會，把上千人的靈堂坐滿後再加椅子的盛況。北一女來了兩位校長，昆山台商子弟學校校長也趕來參加，學校的同事和妳教過的學生、教會姊妹、以及妳不認識卻於急困時受妳幫助過的許多陌生人。沒能到場的自然是海內外敬妳、愛妳的學生，因為她們不知道，不知道曾老師像彗星一樣消失了，不知道妳以畢生心血建構了一個專為服務弱勢學生的基金會，所以妳沒有真走，就像靈堂上劉培翊老師所選的放大照，注視照片讓人覺得妳也正注視著對方，陰陽雖兩隔還是會生感應的。

妳我結緣於三十多年前任教北一女夜補校，晚上九點放學，我們一塊等欣欣客運往木柵的公車，妳早我一站考試院下車。那些年較為深刻的話題，多是逢颱必淹的苦況。那是段非常特殊的生命經驗，我是有先生幫忙打理，而妳除了獨自面對還得照顧年邁的父母，沒聽過妳訴苦，倒是會說說客廳刮水刮到魚，摘些龍眼充飢，或是看著沙發像隻小船流入家門前的大水溝。當然我也會說說漆黑中方豪神父的電話鈴聲，小教堂的地勢高，可是教友家淹水神父牽掛睡不著，總是一一打電話詢問。

當伯母罹患癌症，請人看顧開銷大，於是妳忙於兼家教和縫製外銷的絲娃娃來維持家用。可是當 921 地震災後，南投仁愛鄉原住民於十二月十二日校慶日，來學校表演和募款。記得妳除了捐款像個大金主並與他們共餐在教室和聲歡唱。妳是有心人，我知道妳是想使第一次進城來大台北的山區朋友心中溫暖。

接下的幾年妳我相繼轉到北一女日間部任課，我的課多在下午而妳在上午並兼帶數學資優生的輔導課。不久妳為教育部編寫大學聯考電腦參考題庫，又帶全國遴選出的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.....。不久，患病六年的伯母走了，又過了好多年，輕度失智的伯父一百零六歲也走了。眾所周知，妳數十年如一日，公私兩忙沒有自己的生活。

2010 年暑假我去昆山學校宿舍找妳，妳告訴我伯父留下的舊房舍有財團接手。妳擁有了一大筆錢，想用這筆錢研發無遠弗屆的雲端數學教學。

唉！有沒有搞錯，妳等待多年的旅遊、攝影、品味美食和見識世界的願望呢？當然，我不只一次聽妳談起，世界上有人一聽數學就怕，有人總是想弄弄不懂，更有人從小就沒有機會去學習。如果數學像英文查單字一樣簡單，翻翻字典就能解決那該多有趣！妳想設計一套互動式以簡馭繁的數學軟體，軟體的特色是只要反覆練習，基本概念融會貫通，十秒鐘內就可以完成解題。見妳說的興致勃勃，並知道妳已經著手去做，甚至實驗性的在學校抽樣測試，反應不差，只限於經費沒有大規模的具體規劃而已。

萬事齊備。十月底回台灣辦事，因為腹痛就去國泰醫院照了張片子，醫生診斷在右下腹有一惡性腫瘤。不明白妳是怎麼箇的「君子一言駟馬難追」？還是妳的腦子沒意會到事態的嚴重？次日就趕回昆山，只為參加一位外地來昆山打工的當日婚宴，因為妳答應了她。聖

誕節我打電話沒找著妳，就請在昆山的好同學熊明琍開車去妳家看妳。她回音說妳已經病危送往醫院。怎麼回事？

世界上就是有一種人，對強勢高位者她可以說不，對弱勢朋友的熱忱卻常陷自己於盛情難卻的境地。我不知道妳是否這種情況？還是當時的劇痛已不由自主地住進醫院，慨然允許化學藥劑注入妳的血管？既沒有告知當地的學校同事，也沒思考回台北聽取第二種治療意見？親愛的，妳不是一級棒的聰明麼？還是在那當下，妳憐憫起自己無父無母甚至也無戀愛的人世寂寥？

我 2011 年元月二日由舊金山趕到昆山醫院，妳不認識我，不認識任何一位趨近床邊的友人。由於整棟大樓的加護病房只妳一位病人，機械裝備、密閉空間的全然隔離，全身插管的妳慢慢出現胡言亂語的譫妄症狀。隨著時日，妳漸漸甦醒，萬沒料到的是才幾天光景，妳後腦杓的頭髮全從髮根脫落。

這當下金玲老師和曾明霞老師也趕來昆山，當時我們即商議把妳轉回台北治療。台灣的醫療總較為先進，手術了，癌指數被控制了，雖然探測不出原始病兆留下禍端，不過妳活過來了。活著就好。

2012 年四月我和熊明琍去榮總看妳，護士來為妳搽藥，掀開的衣服讓我看到妳背肌上放射治療藍色的、紅色的不同畫線，也瞥見妳骨瘦如柴像電視上的非洲飢童。聽見妳對熊明琍提起去年的冷凍治療和下週的新療程，我不禁憶起當年颱風後看到的一個場景：河裡的老鼠奮力游到登岸處，就被觀看的住家用長竹竿捅下去，一次次屢敗屢試，面臨注定必死的命運，一隻老鼠盡其全力掙扎逃生的歷程……。兩年來妳多半住在醫院，每隔幾天醫生就把足以灼傷人的劇毒藥物輸入妳全身，一次療程讓妳血液裡的紅血球、白血球、血小板幾被殺光，再輸血補充。因為免疫力完全喪失，為預防感染，再強忍噁心吞食苦臭難聞的滅菌藥。癌指數又高了，再進行毒性更強的化療。即便這樣，癌細胞仍似春蠶對桑葉無休止的啃食。妳也如那河裡怕死逃生的老鼠麼？不！以妳信仰的深度非但不怕死還衷心親近死亡。那妳為什麼？坐在床沿想找個輕鬆話題逗妳開心，玩笑似地說：我從沒寫過像給妳那麼肉麻的信。妳卻答說妳沒收到，因為閒雜信件太多，早改了網址。

我在心裡嘆了長長的一口氣。因為兩年來我都藉由書信關懷妳。估計撥電話，由於時差，北加州下午的五點是台北早上八點，妳會先讀聖經，接著用餐和與數學小組視訊會議。再設想妳要休息，再、反正上午的時間不合適，我這邊又到了夜裡。斷斷續續我給妳寫了十多封信，妳沒回信，我只當是妳累妳痛，偶而通上電話，又覺得電話上時間寶貴，寫信的事不值一提，甚至妳不回信的理由也設想很多。沒預料的是就連此刻的書寫妳也接收不到。往日惦記妳的病情我會撥電話問接近妳的人，現在呢？妳知道麼？與妳病況急轉直下同步焦急萬分的，是由李孫文帶領的各個數學電腦高手，他們知道妳在等，妳的每況日下就是他們的加班指標。這洶湧的幹勁，不是因為領受妳的高薪，是被妳的意願和對他們的信任，促使妳的使命內化為他們的使命。

直到八月六日國家註冊，妳十日夜揮手告別。應驗了大蘋果史蒂夫·喬所言：「面對死亡時一切都消失了，只有最真實最重要的東西才會留下。」

我相信我們必將相見，除了我是數學白癡，即便此刻對妳的偉大創作仍似懂非懂，不若妳生前愛人死後又遺愛人間。但我善良樸實，上主會接納我。所以妳走了，我沒有哭。我是沒有哭，只是祈禱，祈禱治不好我的心痛，只好寫這篇文章。

當然，他日我回台灣，一定會去木柵福德公墓的樹葬區的一棵樹下找妳，說不定妳樹上的鳥兒先迎上來。不！昭武，我忽然想起來，妳我不是都喜歡「輕笑」那首歌麼？我也可以模仿歌詞，把沒有寫出來的，屬於我倆私密的歡愉編成歌謠，掛在樹梢，吸引黃鶯圍繞，當往來的路人讚美黃鶯歌聲，唯我癡心長記——是妳的「輕笑」。（E mail 來稿）